

加兹达诺夫小说中的童年主题

杜 荣^{1,2}

(1. 新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2.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本文论述童年主题在加伊托·加兹达诺夫小说中的作用。加兹达诺夫的主人公记忆中的童年世界对其生活和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童年主题也在小说中不断地复现,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社会环境和个人追求导致有相似童年经历的主人公有了不同的人生,并使一些有着不同童年经历的主人公最终也有了殊路同归的命运。

关键词: 加兹达诺夫; 童年; 记忆; 艺术创造; 命运

作者简介: 杜荣(1975—),女,河南信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新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Г.Г.Газданов 作品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KL-2013-164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2-0160-06 **收稿日期:** 2013-12-23

纵观俄罗斯文学,可以发现许多作家都倾注大量情思来描述自己的童年时光和经历。同时,也会根据作品的需要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设计形形色色的独特的童年生活。适用于任何作家的童年主题都被认为是某种怀旧色彩,这可追溯到其源头——个性、记忆、创作整体。这种创作规律对俄罗斯侨民作家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必须在侨民文学的空间里工作,以便在新的陌生的国土上保持其内心里独特的祖国、储存怀旧所需的家庭记忆和各种各样的童年幻想。对他们来说,“童年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神秘的英语失乐园或加伊托·加兹达诺夫的摔成石膏碎片般的高加索”^[1]。有着充实而美好的童年的作家是非常幸运的作家。正如儿童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中那些最深刻的记忆能构成其基本的思维类型。因为最先进入儿童思维结构的深刻印象必将在一个人以后的生活过程中不自觉地一再地获得复现。“这种情形尤其呈现在艺术创

作之中,因为艺术在其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无意识的支配,使得那种原型(后天早期的经历——也能构成某种原型)得到潜在的复现。^[2]童年生活环境是个人童年所处的特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等等。

本文主要研究童年主题在加兹达诺夫艺术世界的作用,与其相关的研究包括加兹达诺夫的主人公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的记忆和想象力的特殊意义,以及作家在文本中的叙事策略。对儿童人物印象中的童年世界的分析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相关概念有关,如记忆、想象力、艺术的直觉。本文将加兹达诺夫的长篇小说《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飞行》《佛的归来》《朝圣者》作为分析的文本。目前,除了C.费加金(C.Федякин)和B.A.安德烈耶娃(B.A.Андреева)在其论文中对该主题有过简短的评论外,还没有吸引其他研究者的注意,虽然童年主题在加兹达诺

夫的作品中确有明显和内在的重要意义。生态文艺学极为关注童年生境对文学艺术家的独特影响,因为“童年时代来自环境中的许多刺激,哪怕是一些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会在儿童相对宁静、洁净的心灵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痕,进而化作一个文学艺术家的形象记忆、情绪记忆,成为他日后从事文艺创作的宝贵财富”^{[3]211}。童年处境对加兹达诺夫的深远影响真切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一、《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温馨美好的童年

“对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美丽、对出色的俄罗斯人的回忆,催生出一系列关于童年生活的自传性作品。要知道,正是在童年的时候,人对于美才有着最为敏感的接受能力。”^{[4]36}加兹达诺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温馨美好的童年正是身处流亡之中的作者的童年记忆的补偿性复现:一方面,创作该作品时,身处异国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虚幻和不可能,在作者地位明显地不稳固的条件下,童年自动地被理解为神话的、家人的和安全的空间;另一方面,身处另一种语言世界里的作家自己就像童话中的孩子,无意中走进不熟悉的森林并尝试着理解成年人和其他人神秘的各种声音的意义。他想象着保护自我免受那常常引起物体和事件的混乱的未知的新事物的干扰,学会陌生的东西并适应外国的思维方式,就像在童年做的一样。加兹达诺夫童年的经历丰富了他作品的内涵,使其创作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加兹达诺夫与绝大多数移民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没有确定的、地理上巩固的家乡:他这个写俄语小说的奥赛梯人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作为“局外人”的巴黎出租车司机,他能说地道的法语,但所写的关于苏联游击队在法国土地上抵抗法西斯的书是他唯一的一本法语小说,加兹达诺夫的本性和气质决定了他的命运。B.A.安德烈耶娃据此认为,缺少怀旧的客体,对加兹达诺夫的主人公来说有关失去家园和童年的“失乐园”的含泪的独白听起来就“如此虚假和不必要”^{[1]197},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加兹达诺夫虽然只是每年夏天在奥赛梯度过,但他还是能听懂家乡话,在那里确实度过了让他终生难忘的美妙的童年时光。这必然会带进他的创作中。再者,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

中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描述,是自己童年的生活体验和艺术创作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正如纳博科夫的观点:“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5]37}加兹达诺夫在《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将自己有生以来的岁月浓缩在一个夜晚,并在这个必须的行动中流露出普鲁斯特式的敏感。根据评论家和传记作家的论证,在《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的诸多事件就是加兹达诺夫生活经历在其艺术创作中的真实再现,主人公索谢多夫就是加兹达诺夫本人的化身。索谢多夫回忆自己童年的家园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在我的回忆中总是有某种无法言表的甜蜜……”^{[6]56}叙事主人公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每天和两个姐姐一起阅读和游戏,晚上爸爸讲在印度洋远航的神话故事,那些虚拟的海浪摇晃着“我”无拘无束的童年。儿童坦率的视域总是有着极大的和无法企及的辽阔空间,在这个巨大的艺术“空间”里与少年时代的经历、高加索的印象等相联系的极为相配的典型人物形象,如慈爱而酷爱旅行的父亲、严厉而热爱文学的母亲、童心未泯而酷爱打猎的爷爷、聪明怪拗而好说教的叔叔、行为不雅而贪图小利的神甫们,还有整套的行为准则不次于旧约的无数规定的老女仆,代替了基督教的苦难圣徒的乖僻任性并且无助的列昂尼娅阿姨,等等。叙事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使读者既能感受到作者自己在孩提时听父亲讲述有关印度洋的故事时曾感受到的东西,又能感受到生活神秘运动之波澜。

叙事主人公温馨美好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某种恐惧和灾难的预感:主人公回忆自己的母亲从坠落的窗户下救出三岁的他,母亲的形象具有可依靠性和拯救的特征,家成了主人公得到保护的港湾。但主人公在俄罗斯欢乐的童年随着父亲和两个姐姐的死而悲剧性地结束了,他关于生活的欢乐认识也消失了。所以随父亲的白色棺材一起带走的还有父亲讲述的环游世界和白色岛屿的童话,父亲去世和科利亚生病后,父亲生动讲述的沿印度洋远航的故事替换成保姆简单讲述的“关于瓦西里耶夫娜”和“关于无情狡猾的”管家故事,还有保姆所讲的在西伯利亚出售的令孩子感到惊奇的“冰冻的牛奶圈”,在保姆的故事中居住着新故事的主人公们——科里亚·索谢多夫的父母。她讲述的不是幻想,而是生动的记忆,已

故的贵族,即科里亚的父亲沿街行走,他没有死也没有复活,只是在干自己的事,而儿子已经成了局外人。而那“已故的贵族”如生活中的小说人物一样,居住在别人的记忆中。叙事主人公不仅从外部刻画他童年世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带有内在评价,这些评价随着主人公世界观的发展而加强。

童年记忆对于艺术创造的意义还在于深化了作家对某一母题的开拓和阐发,使作家通过这一母题表现出对世界、人生的独特的观照和认识。加兹达诺夫童年时他父亲讲述的神秘的印度洋航行的故事成了他艺术创作的素材,他不仅在《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对其进行美妙的刻画,而且在其短篇小说《孟买》中让主人公真正航行在浩瀚且神秘无限的印度洋上,这就是童年记忆的魅力所在。父亲的死对童年的加兹达诺夫的刺激更强烈,生与死交织在一起,死亡的魔法般的“冰冷的呼吸”让悲伤的母亲看上去就像童话中的冰雪皇后,她将自己封闭在悲伤和死亡的寒冷世界里。主人公的童年开始淹没在被剥夺了儿童幻想和儿童直觉的成人生活的连锁事件中。

接着科里亚·索谢多夫成为士官武备学生、克莱尔的恋人、白军战士。他面临着相当糟糕的兵营、战争、逃亡的现实,而在流亡时再遇已婚的克莱尔时却发现懵懂的初恋已成为“空想的和不可能”。虽然克莱尔很想和他旧情复燃,但索谢多夫还是拒绝了情不是人已非的恋情。正如童年时他父亲所讲故事中的海上旅行,对他母亲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妈妈很害怕大海,而且不以此为羞。

戏剧性的儿童坦率是巨大的和无法企及的自由自在,对加兹达诺夫来说重要的是保存自身的孩子气,因为成为成年人不是根据护照、情况或规定的年龄界限,而是根据在内心深处对创作及其成果的责任感,生活不是由某人虚构和书写的“浪漫传奇”,而是自己的成长和昔日的梦想。

二、《飞行》中由成人的“离开和欺骗”而构成的扭曲童年

童年的特征并不总是美丽的彩虹。加兹达诺夫的小说《飞行》体现了这一特征。《飞行》中童年是在成人“纹丝不动的面部表情”之下指定话题的活动。在现实中主人公谢廖扎真正的童年感觉是眼泪。孩子的泪水冲洗着成年人的欺骗和

自命不凡,返回到同情的真理上。被上流社会的乌烟瘴气所包围的谢廖扎的童年生活就是如此。

童年主题跟着小男孩谢廖扎进入长篇小说《飞行》:“谢廖扎生活中的事件开始于那个难忘的夜晚,当他在几个月后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在他睡觉的床上,看到自己的母亲——穿着大衣、带着黑色天鹅绒的手套和未曾见过的帽子。”^{[6]293}在该句中谢廖扎母亲的生活,就像后来阐明的那样,“由离开和欺骗构成”。这对母子相见的场面与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谢廖扎生日的那天早上,离开家四年多的安娜戴着帽子和面纱悄悄去见自己儿子的情形近似。两部作品产生了互文关系:两个主人公都叫谢廖扎,他们的母亲都不满意自己“如机器般”只顾工作而没有情调的丈夫,继而和自己所爱的男人私奔。然而没人将事实真相告诉孩子们。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谢廖扎与母亲这次会面后,小说中就出现了阅读空白,谢廖扎长大之后的生活可以任凭读者想象;而在《飞行》中的谢廖扎与母亲奥尔加的会面却为小说拉开了序幕,小说进而抽丝剥茧般地揭开他家庭中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并随之揭示与他家庭相关的一系列人物的复杂扭曲的社会关系,而纯洁无辜的谢廖扎则成为这一罪恶丑陋的丧失伦理道德的关系网中苦苦挣扎的可怜的受害者。

谢廖扎能很地道地区别幻想和欺骗。例如,他将母亲当前的情人,那个长着令人讨厌的“大牙齿”的黑人男子,幻想成童话里的坏主人公,类似大灰狼。同时,主人公谢廖扎的童年被涂上了戏剧色彩,失去了传统的温室气氛。他幼稚的幻想在成年人的现实环境中严谨而有趣地进行。孩子从来没有完全信任童话故事,然而,他的世界观的前景首先是看事物和事件的特殊方式。在成人主宰的充满各种幻觉、欺骗和折磨的独特空间里,儿童的证词表示的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其认识事物和人际关系的特殊方式,也总能把儿童带到奇妙而完全公平的世界真理的轨道上。对加兹达诺夫来说,儿童世界不接受讽刺,仍然相信真正的感觉。

荣格认为人的情结起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它也源于人性中某种比童年时期的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感受的生、死、爱——包括父爱、母爱方面遭受过的创伤性经验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情结意识,而且这种情结是

如此坚固地存留在儿童的意识之中,终生不会消失。谢廖扎的母亲时常和情人私奔,而他父亲则忙于公事,无暇顾及于他。童年的谢廖扎就把恋母情结转移到和他朝夕相处且年龄仅相差几岁的丽莎姨妈身上。“儿童属于诗歌——善良而好奇,成年人是散文(具有讽刺意味的舞台说明、催泪的戏剧、演员的姿态、偿还债务的赎罪壮举、‘隐藏和射击’”。^{[1]198}在小说《飞行》中俏皮好学的小谢廖扎惊讶于妈妈的知识广博,因为妈妈知道,为什么马眼长在侧面,为什么母猫不温柔,并且知道鳄鱼有多长。对谢廖扎来说,成年人的争吵听起来像“充满女人惊叫声”的交响乐。

谢廖扎随着母亲称呼她的情人为谢里,“并认为这是他的名字,还总是嘲笑他的龅牙、黑面孔,头上的浓密卷曲的、黑色的、像鬼一样的头发”。^{[6]295}这里负面形象的否定之词的表层意义,让读者看到不只是庸俗,还有肮脏和邪恶。谢廖扎将这种陌生的、一贯呲着牙的、黝黑的脸与父亲那长着蓝色的大眼睛且刮过的白皮肤的脸进行对比——就像一个在阴影中,另一个是在阳光下。年幼的谢廖扎还对比了两人的笑声。因此,“纯结的感情”符合儿童的冒险世界的条件。在谢廖扎的童年视域中父亲是正直而慷慨的形象,母亲是温柔而有品位的形象,并且所有的人都爱她。对他疼爱有加有着坚硬而冰冷的手的丽莎姨妈闪耀着道德光辉的形象,谢廖扎从童年就依恋她,以至于长大后爱上她。儿童除了揭示成年人的意志和意识外,还揭示其感情。当谢廖扎问父亲有没有注意到丽莎姨妈有多么漂亮时,他父亲谢尔盖尴尬地说他已经注意到,并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简短的对话内容为后来揭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和丽莎之间,以及丽莎和谢廖扎之间的乱伦爱情作了铺垫。这所有的乱伦犯罪对谢廖扎来说可以延伸到他的童年生活。这种带着眼泪的悲剧冲突将选择权留给读者,与其说是在责任和感情之间进行选择,不如说是在现实和浪漫传奇的幻想之间进行选择。

事实上,在小说中带有幻想色彩的叙述还包括阿尔卡季·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第一个妻子的超自然的本能和从来未存在的女儿的死亡。谢廖扎的童年世界与陌生的、温柔的妈妈的脸密不可分。从故事的演进中可以看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成为所有爱情小说冲突的一种完美的抽象原型。例如,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边俯向孩子

边说“我的谢廖扎,我的谢廖扎”;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重复那句“我的小姑娘”;劳拉·埃列为死去的年轻人和无情的配偶而叹息“可怜的宝贝”,正在帮她整理回忆录的编辑突然明白,她可能是死去的年轻人的母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听到丈夫死亡消息时高兴得差点晕倒的劳拉,居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日渐爱上了书中的那个虚幻的丈夫。

奥尔加的情人阿尔卡季爱耍孩子脾气并且惧怕工作。他写作时的作弊行为始终受到作者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平庸的画家叶戈尔金。叶戈尔是斯拉夫语的加兹达诺夫俄罗斯名字“格奥尔金”的口语形式。正如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劝说叶戈尔金“在创作中保持民族性和抵抗法国艺术的影响。换句话说,不要在热带棕榈的背景下画俄罗斯的三套马车”。^{[6]3405}在小说中作者的愚蠢代表叶戈尔金与全知全能的讽刺的读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立。谢尔盖膝盖上放着狄更斯的作品,嘴角带着讥笑。他将对诗篇、对恫吓者的反驳注释为演员的成功或失败,似乎是确凿有据的,它们掀开了真正的痛苦和家庭破裂的悲剧。“丽莎……看见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和他呆滞的脸上那种不习惯的、扩展的和悲伤的表情……毫不遮掩因泪水而变得难看的脸,丽莎就嚎啕大哭起来”。^{[6]479}让人不习惯的不仅是变丑了的脸上的悲伤、困惑和开放性,还有历史损失和灾难生活的真相本身。

小说最后挑明丽莎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之间的关系,再次印证谢廖扎的童年印象并照应着小说的开头,当谢廖扎看到自己的母亲“戴着未见过的黑色天鹅绒帽子”时的感觉。在小说的结尾谢廖扎想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一切混乱的关系,在被抢救之后,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乘飞机来到儿子的病床前,她那引人发笑的哭泣声带来的不是讽刺或哀婉,而是一份真正的快乐和母爱。《飞行》中飞机降落具有象征的意义,它应该让每一个主人公实现他童年的梦想,无论是梦想着金钱,还是梦想着平安,或是梦想着压倒一切的爱情,都完全合情合理。

三、《朝圣者》中苦难无知而具有宿命论色彩的童年

在《朝圣者》中女主人公冉妮娜和男主人公弗雷德回忆自己苦难无知的童年及论述神秘色彩

的童年情节多达十几处,贯穿着整部小说。在小说中还只言片语地涉及资本家之子罗伯特·伯蒂和议员的侄女瓦莲京娜等人物的童年生活,对他们的童年描述也从侧面解释了主人公的性格及成长历程。童年生活环境对主人公性格和行为产生的持久影响,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总是在自己人生的特殊时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小说中冉妮娜和罗伯特两人的那种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爱情开始于一次偶然。18岁的孤儿冉妮娜在皮条客弗雷德胁迫下到街头拉客,罗伯特就是她的第一个客人。泪眼汪汪的冉妮娜楚楚动人,使罗伯特产生了保护她的欲望,在与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爱上了她。单纯善良而缺乏教养的冉妮娜和罗伯特母亲遇到他父亲时一个模样。终日沉浸书海的罗伯特尤其看不惯喜欢过上流社会生活的妻子,和她离婚。而她也认为罗伯特无激情,血管里流的是水,不是血。但罗伯特的热血为冉妮娜而奔放,保护她安全摆脱弗雷德的纠缠和骚扰。他教冉妮娜识字、礼仪,很快她各方面都焕然一新。她给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10岁那年,当裁缝的父亲去世了,做女佣的母亲有了情人,就把她送到乡下老家。在她15岁时姥爷去世,16岁时姥姥去世,在葬礼上冉妮娜见到了孑然一人的母亲。她随患乳腺癌的母亲回到巴黎,很快母亲也去世了。没有知识的她为了养活自己就做女佣,到工厂做工时又受到皮条客弗雷德的欺骗和威逼利诱。

在罗伯特第二次将进屋行凶的弗雷德制服并送到警局后,为了使冉妮娜不用再担心受怕,就带她去她童年曾生活的地方散心。这次通向童年成长地的旅行勾起了冉妮娜对童年的回忆。冉妮娜的宗教意识是从小就形成了:冉妮娜回忆童年时光时,从儿童的视角特别强调了村里的教堂和神甫。这个教堂有着高高的拱顶和蓝色与金黄色的彩绘玻璃画,还有一个神经质的神甫,他总是说些让人听不明白的话。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上流社会的人,后来因为爱情的不幸而进了修道院。神甫非常不喜欢冉妮娜的姥爷,因为他不信上帝、不信阴间的生活,并且从来不到教堂去做礼拜。不过姥爷从来不止阻止孙女去教堂,因为冉妮娜喜欢教堂里面不变的昏暗灯光,管风琴的声音和神职人员所说的拉丁语,她虽听不懂但感觉这种语言很庄重。农民们认为神甫很神经是因为

他常常说些他们不理解的话。

有一天神甫对冉妮娜说了一些有关她开火车的姥爷的生活经历,这些令人惊奇的话至今还让她感到费解,她之所以还记得这些话,是因为它们给了童年时的她致命一击。神甫说:“冉妮娜,你姥爷的生活是逃避人的责任。人们乘坐火车,是想去某地,达到某种目的:结婚、死亡、得到遗产或是毁灭。你姥爷在火车上待了一辈子,但他却从未去哪里。他只是在盲目地运送他人。生活从他身边经过,他也尽上帝给他确定的那个义务,但上帝惩罚他的不信教。因为他不信教,他才跌入多神教之中。如果那里有阴间的公平,那么可戎将离开魔职,并去他早应得到职位的地方。”^{[7] 298-299}神甫对一个10岁的孩子讲这些有着宗教哲理的话,也不管她听得懂听不懂,但这些话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但童年时还有人给了冉妮娜一个宿命论的希望:在她11岁时曾有一个老茨冈女人给她算命,说她将遇到爱她的人,并且会很富有。虽然她的家人都不相信这番话,但这个神秘的预言真的应验在了她身上。冉妮娜在自己幸福的日子时也时常会想起自己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时光,那时虽然贫穷,但姥姥、姥爷给她的爱却一直温暖着她受伤的心灵。

《朝拜者》中有着无知而赤贫童年的主人公还有逼冉妮娜为娼的弗雷德,弗雷德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其悲惨的童年息息相关,他在自己人生转折的几个不同场合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虽然沦为无恶不作的皮条客,但他仍然羡慕有知识的人,不论在童年和现在弗雷德身边的人都不读书,是因赤贫而读不起书,他一直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有一次当他在卡巴莱咖啡馆听到两个人谈论欧洲文明时就羡慕不已,有心向学的他和大学生瓦莲京娜交谈时,讲述过自己的悲惨童年:他7岁时吃着从垃圾箱里翻出一个夹着火腿的三明治,当时是多么的幸福,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三明治。他梦想着成为体面的有识之士。

当弗雷德第二次从监狱出来时,他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给帮助他的罗热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又提到自己的童年:“弗雷德觉得,他自己第一次看清楚,他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这些可恶的回忆又怎样浮现出来:他童年的遥远而凄苦的赤贫,他在里面寻找吃食的臭气熏天的垃圾桶,残疾人木讷而残忍的脸,他母亲洪亮并且时常醉醺

醺的声音。^[7]391 他脑海里经常浮现母亲被残疾的继父打得淤青的脸,他也是被继父暴打之后离家出走的。这种童年造成了无知的弗雷德为生存而无恶不作。弗雷德曾被告之,不要和比他地位高的人打交道,不然,他会死得很惨。他决定洗心革面,与所有身边的人断绝联系,他开始博览群书,精神随之改变。当弗雷德在一位做慈善的老人的指引下,准备隐姓埋名来造福人民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咒语显灵了:他死于山崖滑坡的滚石。

有着富足童年且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罗伯特和瓦莲京娜也有着不同的命运:罗伯特得到了他的爱情,像茨冈女给他的预言一样,有了自己幸福的命运。而瓦莲京娜在童年时期父亲死后,她的议员叔叔把她母亲赶出门,她也日渐变得叛逆,反抗叔叔,青春时期她已变得和她母亲一样放荡堕落,最后和情人在风驰的汽车里温存时,意外坠崖而死。由此可见,幸福的童年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幸。童年生活对每个人的性格、世界观和人生之路的选择都有重大影响。

结语

总结加兹达诺夫的童年及其作品中主人公的童年,可以说,童年记忆对于作家人格的养成和创作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如果生活中缺乏从童年的回忆中

带来的神圣而珍贵的东西,那么一个人就不能活下去。”^[8]775 童年主题在加兹达诺夫小说中尤其值得注意,虽然他的儿童主人公并不多,但每个主人公都有自己别样的童年。本文选取了加兹达诺夫不同创作时期的几部作品中的童年主题进行论述,这些主人公的童年所指的与其说是关于儿童的回忆,不如说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中已确定的法则,即提供给他们有关世界的第一印象和概念,以此为基础构成的世界图景涵盖了他们的生活。加兹达诺夫在作品中展示了主人公的童年意识中折射的故事,儿童将成人日常和错综复杂的生活转换到自己的童话中,在那里将欺骗和邪恶编进幻想。根据加兹达诺夫的观点,每个主人公都在自己身上保持了童年的特征,只有将那些光明的或黑暗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够形成完整的人生。保持童年特征的加兹达诺夫让自己的读者从书面返回到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生活中。总之,身处不同语境中的侨民作家加兹达诺夫自己就像童话中的孩子,来到陌生的森林,尝试着理解成年人和其他人的各种神秘声音的意义,努力适应着不熟悉的侨民文化,时常追忆自己印象深刻的童年。加兹达诺夫自身童年记忆的开掘和复现对他作品中艺术母题的选择、一生艺术创作的发展以及独特艺术人格的确立,都具有深刻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Андреева. В. А. Тема детства в прозе Гайто Газданов[J].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1, (1).
- [2] 宋耀良. 童年记忆与艺术母题[J]. 小说评论, 1988, (4).
- [3]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4] [俄] 阿格诺索夫. 俄罗斯侨民文学史[M]. 刘文飞, 陈方,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5] [美] 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M]. 申慧辉, 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6] Газданов 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Г. Газданов[M]. М.: Эллис Лак, 2009.
- [7] Гайто Газд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Т. 2[M]. М.: Согласие, 1999.
- [8] 陈棨. 作家日记: 下[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欣 杰]